



# 中原文化大典

人物典

人物传 下册

# 中原文化大典

总主编 邓本章 执行总主编 孙广举  
副总主编 王成法 王刘纯 郭孟良

## 人物典

主编 朱绍侯

## 人物传 下册

主编 任崇岳

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 
中州古籍出版社

中原文化大觀



《中原文化大典·人物典》

主 编 朱绍侯

《中原文化大典·人物典·人物传·下册》

主 编 任崇岳

撰稿人 (以姓氏笔画为序)

马怀云 王永宽 王 伟 王兴亚 王 珂 王宗虞

王 珍 毛光骅 卢广森 卢连璋 卢锡奎 任崇岳

李之鉴 李 韧 杨海中 张弦生 赵炳耀 袁喜生

责任人 王小方

评审专家 华中师范大学教授 熊铁基

河南大学教授 李振宏

河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程有为

中国人民大学教授 张 研

中原文化大典

人物典·人物传 下册

主 编 朱绍侯

本册主编 任崇岳

# 目 录

## 金·元 .....1

- |          |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孔彦舟 / 2  | 刘好礼 / 28 | 郭 郁 / 47  |
| 王 竞 / 2  | 王 恽 / 29 | 马祖常 / 48  |
| 张从政 / 3  | 梁 贞 / 30 | 李术鲁翀 / 50 |
| 金宣宗 / 4  | 陈思济 / 31 | 钟嗣成 / 51  |
| 韩 玉 / 7  | 宁 玉 / 32 | 范 孟 / 52  |
| 胡天作 / 8  | 姚 燧 / 33 | 赵 珪 / 53  |
| 姬汝作 / 8  | 吕 莛 / 34 | 许有壬 / 54  |
| 王 珍 / 9  | 塔里赤 / 35 | 伯 颜 / 55  |
| 金哀宗 / 10 | 田 滋 / 36 | 郭 嘉 / 57  |
| 李志常 / 14 | 郑廷玉 / 36 | 杨崇喜 / 57  |
| 沙 全 / 15 | 赵宏伟 / 38 | 成 遵 / 59  |
| 王 磐 / 15 | 游 显 / 39 | 逯鲁曾 / 60  |
| 姚 枢 / 18 | 高 兴 / 40 | 归 昶 / 61  |
| 杜 瑛 / 20 | 畅师文 / 42 | 张 楨 / 63  |
| 徐世隆 / 21 | 卜天璋 / 43 | 迺 贤 / 64  |
| 许 衡 / 23 | 谢 让 / 44 | 李士瞻 / 66  |
| 刘 整 / 25 | 张思明 / 45 | 陈祖仁 / 68  |
| 袁 裕 / 27 | 吴恭祖 / 47 | 李思齐 / 70  |

## 明 .....73

-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     |      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|
| 韩 政 / 74       | 古 朴 / 85       | 李 贤 / 97  |
| 安 然 / 74       | 赵 昶 / 85       | 轩 轸 / 100 |
| 郭 云 / 75       | 王 彰 / 86       | 李 震 / 100 |
| 梅思祖 (附梅殷) / 75 | 曹 端 / 87       | 李 敏 / 101 |
| 张 玉 / 77       | 朱有燬 / 88       | 马文升 / 102 |
| 宋 礼 / 78       | 张皇后 / 90       | 焦 芳 / 105 |
| 朱 楠 / 79       | 张 辅 / 92       | 刘 健 / 107 |
| 傅 安 / 81       | 朱 谦 (附朱永) / 95 | 许 进 / 109 |
| 铁 铉 / 84       | 耿九畴 / 96       | 蔡天祐 / 110 |

刘 忠 / 111  
 张 路 / 111  
 贾 咏 / 114  
 李 钺 / 116  
 梁 震 / 117  
 李梦阳 / 117  
 许 讚 / 120  
 何 璜 / 121  
 王廷相 / 122  
 张士隆 / 126  
 马 禄 / 126  
 崔 铎 / 128  
 左国玠 / 129  
 张汉卿 / 132  
 何景明 / 132  
 刘 诩 / 135  
 许 逵 / 136

李 濂 / 137  
 王邦瑞 / 141  
 尤时熙 / 142  
 刘 绘 / 143  
 孙应奎 / 143  
 郑自璧 / 144  
 高 拱 / 145  
 朱睦㮮 / 148  
 宋 纁 / 149  
 梁廷栋 / 150  
 辛自修 / 152  
 沈 鲤 / 153  
 张孟男 / 156  
 吕 坤 / 157  
 王三善 / 160  
 朱载堉 / 162  
 魏允贞 / 166

李汝华 / 168  
 杨东明 / 169  
 蔡毅中 / 171  
 杨 镐 / 172  
 乔允升 / 175  
 贾继春 / 177  
 练国事 / 179  
 崔景荣 / 180  
 吕维祺 / 180  
 刘之凤 / 183  
 范志完 / 184  
 史可法 / 185  
 朱聿键 / 188  
 丁启睿 / 190  
 朱常涝 / 191  
 朱由崧 / 193

## 清 ..... 199

许定国 / 200  
 张鼎延 / 200  
 梁云构 / 201  
 孙奇逢 / 202  
 宋 权 / 205  
 王 铎 / 206  
 薛所蕴 / 210  
 陈王廷 / 211  
 钱腾云 / 212  
 许作梅 / 213  
 周亮工 / 214  
 王辅运 / 218  
 侯方域 / 218  
 耿 介 / 220  
 程福亮 / 222  
 汤 斌 / 223  
 王遵训 / 226  
 宋 荦 / 227  
 李天馥 / 228  
 李元振 / 229  
 高遐昌 / 230  
 吕履恒 / 231

张伯行 / 234  
 窦克勤 / 237  
 胡 煦 / 238  
 程元章 / 239  
 张师载 / 240  
 吴士功 / 240  
 卫哲治 / 242  
 彭家屏 / 243  
 周 钺 / 244  
 李绿园 / 244  
 彭树葵 / 247  
 李来章 / 248  
 胡季堂 / 249  
 蒋曰纶 / 250  
 李文成 / 250  
 陈大文 / 252  
 程国仁 / 253  
 黎世序 / 253  
 齐 慎 / 254  
 刘天保 / 255  
 祝庆蕃 / 256

徐广缙 / 257  
 曹 谨 / 258  
 常茂徠 / 260  
 吴其濬 / 260  
 周祖培 / 263  
 许梦兰 / 264  
 蒋湘南 / 265  
 王懿德 / 266  
 李棠阶 / 267  
 倭 仁 / 269  
 袁甲三 / 270  
 毛昶熙 / 272  
 陈星聚 / 274  
 吴元炳 / 275  
 袁保恒 / 276  
 马丕瑶 / 277  
 高同善 / 279  
 袁世凯 / 279  
 赵秉钧 / 283  
 刘青霞 / 285  
 张钟端 / 287



金・元

## 孔彦舟

孔彦舟（1105—1160年），字巨济，相州林虑（今林州）人。他原是不务正业的市井无赖，避罪逃到了汴京，混入军队中。因他恶习不改，又犯罪被系于狱中。孔彦舟凭着他三寸不烂之舌，竟说通了看守，看守稀里糊涂地为他松了绑，他就连夜翻城逃跑。不久，又因小事杀人，他知道如果被官府捉住，肯定性命不保，便一不做，二不休，做起了打家劫舍的江洋大盗。北宋末靖康年间（1126—1127），金兵南下侵宋，宋朝到处招募士兵，孔彦舟便应募从军，从士兵一直升到京东西路兵马铃辖，也算是个下级军官了。

建炎二年（1128），金军准备大举进攻山东，孔彦舟得知金军将至，遂率所部劫杀百姓，焚烧庐舍，掠夺财物，然后渡过黄河向南逃去。宋朝因抵御金兵，正在用人之际，并未追究他的罪恶，又任命他为沿江招讨使。但彦舟为人横暴，虽身为宋将，却自行其是，不受约束，多次违抗命令。宋朝打算派兵逮捕他，谁知走漏了消息，彦舟一怒之下，投奔到金国的傀儡伪齐刘豫那里去了，然后又跟随刘豫之子刘麟攻打宋军，任行军都统，改行营左总管。

伪齐刘豫被金国废黜后，孔彦舟干脆投降了金国，跟随金朝大将宗弼攻破河南，占领郑州、登封，任郑州防御使。接着又随金兵进攻江南，攻陷安丰（今安徽寿县西南）、霍邱（今属安徽）。金兵攻濠州（今安徽凤阳东），以孔彦舟为先锋，擒捉了宋朝水军统制邵青，攻陷了濠州。战争结束后，金朝论功行赏，彦舟累官工、兵部尚书，河南尹，封广平郡王。海陵王正隆年间（1156—1161），改任西京（今洛阳）留守，成了封疆大吏。

孔彦舟品质恶劣，道德败坏。他的妾所生的女儿貌美，彦舟想纳为妾，便逼迫其妾承认所生之女与彦舟无关，其妾在威逼之下只得照办，后来彦舟果然把自己的亲生女儿纳为妾，这种禽兽之行为人所不齿。他的下属欠官府的钱，彦舟私通其妻，然后免除下属所欠的钱。他一生中只办过一件好事，那就是他率领的士兵攻破濠州时，士兵见人便杀，弄得人心惶惶，一夕数惊。彦舟得知后，下令不准再屠杀无辜，有数千人得免于死，颇受百姓称道。

由于孔彦舟自幼至老都在行伍中生活，对于用兵打仗很有研究，海陵王完颜亮打算让他领兵攻打南宋，便在正隆五年（1160）调他为南京（今开封）留守。

孔彦舟品质恶劣，却能不断得到升迁，很多人都忌妒他。一次，他偶然有病，朝中传说他已染疾而死，其实他安然如故。海陵王知道后，杖责了那些散布不实消息的人，以此来激励孔彦舟尽忠金朝。但时过不久，孔彦舟真的死在了汴京寓所，终年五十五岁。临死前他还上书海陵王，如果伐宋，应当先取淮南。（任崇岳）

## 王 竞

王竞（？—1164年），字无竞，彰德（今安阳）人。自幼警敏好学，读书甚多，富有才干。十七岁时以恩荫补官。宋徽宗宣和年间，参加太学两次考试，因成绩优异，调屯留（今属山西）主簿。北宋为金所灭，转仕于金，任大宁（今属山西）县令、宝胜盐官，不久，调任河内（今沁阳）县令。当时因连年灾荒，粮食歉收，那些无衣无食、哀哀无告的饥民便起而为盗。王竞除了赈济外，想方设法捕捉为首的“贼寇”，不数月尽得之，境内才得以平安。河内有一条沁水，每逢夏秋之交，河水便泛滥成灾，淹没良田，百姓甚以为苦。历任县令每年都派百姓修筑堤防，百姓既要服徭役，又要出钱出粮，负担甚重。豪绅大户乘机上下其手，将修河堤的钱装入私囊。王竞派人调查，得到了真实情况，认真核实费用，结果粮钱节省了一半。县里百姓非常高兴，互相传颂说：“西山至河岸，县官两人半。”说的是王竞的前任韩希甫与王竞两人相继治县，均有才干，算是两个人。绛州正平（今山西新绛）令张元也有政绩，但是不及韩希甫、王竞，只能算半个人，故有两人半之说。不久，王竞又调任固安（今属河北）县令。

金熙宗皇统初年，参知政事韩昉推荐王竞才华无双，朝廷调他为应奉翰林文字兼太常博士。熙宗命他写《金源郡王完颜娄室墓碑》，王竞根据娄室的行状（履历）如实写出，既不贬低，也不溢美，然后交付国史刊正。熙宗非常欣赏，当时为人写墓碑者皆以王竞为榜样。皇统二年（1142），馆阁（即翰林院）举行考试，参加考试的官员甚多，评

选结果是王竞的文章写得最好，于是王竞便被调入馆阁。后来升迁为尚书礼部员外郎。

海陵王完颜亮当国时，政事皆由己出，他打算下诏让百官避堂讳，即在办公所在地不得直呼大臣的名字。王竞上言，作为人臣，没有忌讳可避，海陵王采纳了他的意见。太傅萧仲恭被封为王爵，打算依照辽朝成例，亲王出行，应该用紫罗伞。此事交给礼部评议，王竞与礼部郎中翟永固坚决反对，并说出了理由。海陵王又一次采纳了他的建议，从此更加敬重他。天德初年，转翰林待制，迁翰林直学士，并由此青云直上，一路升迁，一直做到礼部尚书，同修国史，成了朝中重臣。

金世宗完颜雍大定二年（1162），金朝的都城早已迁至中都（今北京），王竞当时在上京（今黑龙江阿城），跟随太傅张浩到京师朝见世宗，世宗留他在朝仍任礼部尚书。就在这年，王竞奉诏迁移陵墓，所用礼仪与典制不合，被降官两级，但仍兼任翰林学士承旨，并修国史。大定四年（1164）卒于任上。

王竞博学多才，草书、隶书皆精，尤其大字，笔走龙蛇，更有气势。上京、中都宫殿的匾额，均出自他之手，被推为士林第一。（任崇岳）

## 张从政

张从政（1156—1228年），字子和，金睢州考城（今民权县城东，一说兰考县东）人，此地五代梁开平元年（907），曾更名戴邑，故张子和自号为戴人。为金元四大家之一。

张从政出身于世医之家，少年时受到家庭的熏染，决心继承父业，致力于医学，十三岁时便诵习《素问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论》等书。二十岁移居宛丘（今淮阳）开业行医，足迹遍及颍州、郾城、汝阳等县。金章宗泰和三年（1203），从军入伍，南下江淮，任军医之职。金宣宗兴定中一度被召至京都汴梁（今开封），在太医院任职。由于当时处于朝戈暮戟，疫病流行的乱世，看不惯迎送长吏，马前唱喏的丑态，不久便辞归乡里，与弟子麻知几、常仲明等游于隐水之上，一面博览古今医著，研讨医学理论，“讲明奥义，辨析玄理”；一面悬壶应诊，为人治病。数年间名震东州（指开封以东的州郡），“以医闻于世”。晚年，由于不满金朝

统治，乃隐居民间，过着“一张琴、一壶酒、一溪雪、五株柳”，“纸窗土炕醉复醉，日夕间醒蚕五斗”的生活。

张从政治学态度严谨，务在求实，立论必以古代医学文献为依据。学术观点则私淑金元四大医家之首刘完素，用药多偏寒凉，并有所发展。在治疗方法上，则从疾病发生的实际出发，认为邪气是一切疾病发生的根本原因，故主张治病必先祛邪，邪去则正安。他说：“夫病之一物，非人身素有之也，或自外而入，或由内而生，皆邪气也。”指出风、寒、暑、湿、燥、火为天之六邪，发病多在乎上（外）；雾、露、雨、雹、冰、泥为地之六邪，发病多在乎下；酸、苦、甘、辛、咸、淡人之六邪，发病多在乎中。他用上（外）、中、下三方面概括病邪的所在，而且据以文献，《素问·阴阳应象大论》说：“其高者，因而越之；其下者，引而竭之；中满者，泻之于内，其有邪者渍形以为汗，其在皮者汗而发之。”对《伤寒论》更是潜心研究，在实践中加以印证，并作了发挥。提出治疗疾病必先祛邪，而祛邪的治疗方法，则应以汗、吐、下攻病三法为主。具体地说，凡是风寒之邪所发的病，在皮肤、经络之间的，应用汗法；凡风痰宿食在胸膈或上脘的，要用吐法；凡是寒湿痼冷，或热客下焦等在下的，可用下法。他举例指出，疾病在胸部以上的，如果用轻微的丸散，是治不好的，必须使用吐法，才能将病邪从近路驱出。他用吐剂也有一套经验，先用小剂量，不见效就加大一些，再不见效使用物理的方法来辅助；遇到吐而不止的情况，再采取其他解法。正是由于张从政偏重攻法，主张慎用补法，所以后世称他谓“攻下派”或“攻邪派”。

在医学争鸣的金、元时代，反对张从政的人也为数不少，有的说，临床疾病如此复杂，只有三法，何以尽愈其病？若遇虚损之疾，岂不伤人性命？其实，张从政强调汗、吐、下三法，是为了纠正当时一些医生妄用温补药的流弊，他大声疾呼告诉人们，一味用温补法，过分服用辛燥的药物，将是社会的不幸，病人的灾难。他竭力主张用辛凉方剂来纠正这种偏见，诚恳地告诫人们不要过于迷信人参之类的补药。他说：“凡药有毒也，非止大毒小毒谓之毒，虽甘草、人参，不可不谓之毒，久服必有偏胜，气增而久，夭之由也。”说明滥用补药之害。任何药物都有利弊两重性，以大补元气的甘缓之品人参来说，如果久服、误服，或服之不当，

亦足以致害。当然，张从政并不完全否定补法。他强调以饮食补养为主，药物只能起辅助作用，用药治病，应适可而止。

张从政在行医中广泛应用发汗、催吐、泻下这三攻病三法，并不像有人想得那么简单，而是应用范围甚广，如“引涎鹿涎，嚏气追泪，凡上行者，皆吐法也；灸、蒸、熏、漂、洗、熨、烙、针刺、砭射、导引、按摩，凡解表者，皆汗法也；催生、下乳、磨积、逐水、破经、泄气，凡下行者，皆下法也”。由此可以看出，张从政经过多年的医疗实践，不仅丰富了汗、吐、下三法的内容，扩大了三法的治疗范围，而且在运用中达到了十分精确熟练的程度。元代医家吕复曾经说：“张子和医，如老将对敌，或陈兵背水，或济河焚舟，置之死地而后生。”这是对其学术恰如其分的评价。

张从政一生写下十余部著作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名曰《儒门事亲》，意思是说：“医家奥旨，非儒不能明。”为人子者，不可不知医。该书共十五卷，详细论述了三法的理论和各科临床实践以及杂记、方药等，对研究以“攻邪派”为主的学说，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。（毛光骅）

## 金宣宗

金宣宗完颜珣（1163—1223年），本名吾睹补，世宗完颜雍之孙，太子允恭之长子，金朝倒数第二个皇帝。允恭未及嗣位便因病而逝，世宗便将吾睹补鞠育于宫中。金章宗时进封邢王、升王，他“好学，善谈论，尤工于诗，多招文学之士，赋诗饮酒”（《大金国志·宣宗皇帝下》）。如果四海无事，天下太平，完颜珣很有可能成为风流儒雅的名公巨卿。但蒙古人频频进攻，继位只有五年的卫绍王永济，因御敌乖方，指挥失误，被权臣胡沙虎所弑。其时世宗子孙已凋零殆尽，完颜珣当时正在彰德（今安阳），番汉大臣一致上表劝进，完颜珣星夜赶赴中都（今北京）继位，宣布改元为贞祐元年（1213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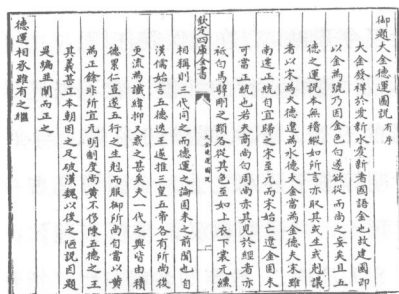
正当金宣宗陶醉在继位的欢乐中时，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军已自克鲁伦河（今属蒙古国）分三路南下攻金，很快便打到了中都城下。此时成吉思汗志在掳掠，还无意灭金，便遣使对金国君臣说：“汝山东、河北郡县，悉为我有，汝所守

惟燕京耳。天既弱汝，我复迫汝于险，天其谓我何。我今还军，汝不能犒师以弭我诸将之怒耶？”（《元史·太祖本纪》）惊慌失措的金宣宗不但把卫绍王之女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，又献上金帛、童男女、珠宝马匹，成吉思汗在掳掠了大批财物后，才撤兵北归。

蒙军虽已拔营远去，金宣宗仍然心有余悸。他知道蒙古兵强劲剽悍，金兵远非对手，况且长城以北之地已失，无险可守，中都又接近敌境，蒙军可朝夕至，倘不及早设法，难免有朝一日会成为蒙古人刀俎上的鱼肉，而摆脱这种困境的最好办法便是迁都。当时可供挑选的地方有三处：大名（今属河北）、洛阳、汴京（开封）。因汴京宫阙曾经过海陵王完颜亮修缮，至今完好无损，而洛阳宫阙颓圮已久，不能居住，宣宗考虑再三，决定迁都汴京。

贞祐二年（1214）五月十七日，宣宗下令征调大车三万辆运载图书文物，用骆驼三千头装运珠宝珍玩，先送往中山府（河北定州）交卸，任命完颜承晖为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，抹捻尽忠为副元帅，辅佐太子守忠留守中都。五月十八日，当皇帝还不满一年的宣宗领着文武百官，从中都启程逃往汴京。迨到七月，宣宗一行才到达汴京，从中都运来的文物、图书、珍玩也陆续运至。

宣宗南迁后，虽然失去了北方半壁河山，但元气并未大伤，只要宣宗认真整饬吏治，训练士卒，鹿死谁手，尚未可逆料。但宣宗一系列的乖戾措施，加速了政治的混乱和经济的崩溃。南渡之后，河南凭空增加了几百万人口，河南久经兵燹，生产凋敝，罄其所有，也不能养活这些游手好闲之徒。朝廷上下本应撙节费用，开源节流，以纾百姓之急，但宣宗见不及此，他一面竭泽而渔，大肆搜括，所收赋税，三倍于昔，甚至禾稼尚未登场，粮食已征敛一空。同时又下令括田以赡养南迁的军户，结果弄得怨声载道，民不聊生。催促租税的官吏狼如虎狼，民不堪命，相率逃亡，有的地方十室



金宣宗《大金德运图说》书影

九空，有的地方竟至野无居民。而所谓括田，名义上是括荒地牧地，实际上都是夺的民田。南迁的军户多是纨绔子弟，不是耕稼之人，或拒绝受田，或受之而不耕，宣宗屡次下诏催促，都成了一纸空文，但这些人的口粮廩给仍不可省。为了增加收入，宣宗下令卖官鬻爵，出售空名宣敕。推而广之，甚至进士及第，僧道度牒，只要不吝重金，都可如愿以偿。度日艰难，经济拮据，经过这一番折腾，金国已是民穷财匮了。

经济上的混乱，来源于政治腐败。宣宗立于群臣之手，既懦弱无能，又好猜忌，动辄怀疑大臣图谋不轨，臣子中只要稍有罪过，便严惩不贷。他信任内侍，设内侍局，让他们作为耳目伺察百官。这些内侍飞扬跋扈，无恶不作，宣宗竟不闻不问。上有好者，下必甚焉，皇帝如此，宰执大臣也乐于苟安，全无恢复之志。凡有人上书建议改革，必千方百计阻挠。每有四方灾异或民间疾苦上奏，也搁置不办，还美其名曰“养相体”。庙堂之上所用之人，大多是宰执的亲朋故旧，“正人君子多不得用，虽用亦未久，遽退闲”（《归潜志》卷七）。这些人纯属草包，两眼漆黑，自然没有安邦定国之才。因此，每当蒙古兵压境，君臣便束手无策，相对哭泣，等到敌退解严，便又故态复萌，饮酒作乐了。

军队也是士气低落，一触即溃。宣宗逃往汴京后，每有征战，往往强迫丁壮入伍，号为“签军”，弄得州县骚动，闾里不安。有的百姓家如果有几个丁壮，竟悉数征入行伍，往往号泣怨嗟，阖家受苦。宣宗末年为守御潼关、黄河，又下令“签军”，规定除现任官员外，已经致仕的官员及莘莘士子，均在征调之列。已经退休的侍御史刘元规，以六十岁高龄被征召入伍，《归潜志》作者刘祁的父亲，已近古稀之年，竟也未获宽免，这样的军队怎能打仗！身绾组符的将帅尽是没有韬略的膏粱子弟，“平居则意气自高，遇敌则首尾退缩，将帅既自畏怯，士卒夫谁肯前！”（《金史·陈规传》）无怪乎一和蒙古兵交手，野战则全军俱殁，守城则阖郡被屠了。

与此同时，金国的内部倾轧，也有增无已。宰相术虎高琪专横跋扈，侵宋一事，他主张最力，因而遭到群臣的强烈反对。监察御史完颜素兰向宣宗密奏，应除掉此人，宣宗也久有此意，鼓励他说，此言很好，正合我意，但要谨慎，不可泄漏，免得惹出麻烦。宣宗第二子英王守纯密谋杀术虎高琪，

但又怕高琪势大，不敢行动。高琪的仆人赛不知道他的奸谋，高琪指使他杀掉自己的妻子，然后罗织罪状，杀赛不以灭口。开封府畏惧高琪，不敢过问，宣宗趁机诛杀高琪。统治者之间的明争暗斗无疑削弱了内部力量。枢密副使仆散安贞系驸马都尉，祖孙三代，世世为将，他在侵宋战争中，曾将所俘宋朝宗室七十余人献给朝廷。每获宋方士卒，辄释而不杀，前后达数万人，有时采纳降卒之言，卒能成功。但此举却遭到了宣宗的猜忌，认为把俘虏的宋兵放回去，他们还会来打金朝。宰臣知道宣宗对仆散安贞不满，便迎合上意，上奏说仆散安贞谋反。仆散安贞无法，便以玉带贿赂近侍局，请求他们秉公直言。不料弄巧成拙，近侍局官员拿着玉带上奏，这件事反倒成了作贼心虚、行贿宫廷的证据。宣宗指令再加审察，结果仆散安贞和他二子一同弃市。宣宗还在诏书里污蔑他说，仆散安贞对于宋朝宗室优容不杀，曲活他们，如此结欢仇敌，是想将来卖身投靠。真是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了。仆散安贞是金国举足轻重的大将，他既被杀，其他将领也就不肯尽力了。

问题的严重性还不止于此。大批哀哀无告的农民辗转沟壑，便铤而走险，揭竿而起，河北、山东地区的红袄军风起云涌，攻城略邑，使金朝统治者穷于应付。除了农民起义以外，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武装，他们占据州县，拥兵自雄。东北地区的张鲸等人或称王称帝，或叛降蒙古，东北已不复为金朝所有。齐鲁燕赵之间的汉人地主武装，更是数不胜数，大者占据州县，小者聚寨自保。如何安抚这些地主武装，宣宗也颇费心思。兴定四年（1220），宣宗分封沧州（今属河北）王福为沧海公，河间（今属河北）移刺众家奴为河间公，真定武仙为恒山公，一共封了九人，史家称为“封建九公”。这九人皆兼宣抚使，统帅本路兵马、署置官吏、征收赋税、赏罚号令等，都可便宜行事。尽管金宣宗曲意笼络，但这些人仍然抵抗不住蒙古人待遇更为优渥的诱惑，大部分又投靠了蒙古人。金朝陷入了四分五裂之中。

宣宗既迁都，就意味着中都不守，失了中都，土崩瓦解之势就无法挽回了。宣宗离开中都不久，驻扎在涿州（今属河北）、良乡（今北京房山良乡镇）一带的契丹军和奚军即叛降蒙古。其时成吉思汗正驻蹕桓州（今内蒙古正蓝旗西北），得知宣宗南逃，勃然大怒说，既和而迁，其意不诚，我岂能受此愚弄！又得知奚军来降，喜出望外，便于贞祐

二年(1214)八月间命蒙古将领三木合拔都与金朝降将、契丹人石抹明安、从涿州投降的汉人将领王楫等进攻古北口，并直逼中都。所到之处，金军望风迎降。贞祐三年(1215)五月，蒙古兵攻陷中都。可怜宫阙壮丽的燕京城，被乱兵付之一炬，大火弥天，月余不息，金宣宗搬不走的那些珠宝珍玩，也全部成了蒙古人的战利品。入侵者暴殄天物，竟以白银铸成马槽，黄金做成酒瓮，重者达数千两。中都既失，预示着金国灭亡的日子已经不远了。

蒙古人继续进攻。贞祐四年(1216)秋天，一支数量不大的蒙古军竟然斩关破隘，由西复趋关中，越潼关破汝州(今临汝)，抵达离汴京只有二十里之遥的杏花营下寨，使金国君臣惊惧不已。所幸的是，成吉思汗在兴定元年(1217)八月封木华黎为太师、国王，命他率兵攻金，他自己则率蒙军主力西征去了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，金朝才得以苟延残喘，在汴京支持了二十年之久。

木华黎是娴于韬略而又老成干练的将领，他受命之后，即发兵攻掠燕京以南的汉人地区，蒙古军一路势如破竹，占领了河北的大部分州县，由河北进入山东，蒙古军横冲直撞，如入无人之境。金宣宗束手无策，只能徒叹奈何。与此同时，木华黎统率下的另一支军队向河东进军，很快抵达太原城下，赖金军死守，蒙兵退去。兴定二年(1218)夏天，蒙兵在应州(今山西应州)集结，金宣宗得知后，马上加强河东兵力。八月间，木华黎出太和岭(今山西朔县东)入河东，从代州(今山西代县)经岢岚(今山西岢岚)疾驰南下，占领石州(今山西离石)、忻州(今山西忻州)、吉州(今山西吉县)，然后挥戈北上，九月又抵太原城下。金军虽然并力守御，但是仍未逃脱失败的厄运。木华黎攻陷太原后，又乘胜占领了全部河东之地，金国所统辖的，只剩河南、陕西两省之地了。

金宣宗眼看不是蒙军对手，连忙派大臣乌古孙仲端找成吉思汗求和。其时成吉思汗正在西征途中，驻蹕铁门关(今新疆伊宁北)，乌古孙仲端表示，只要蒙古人罢兵，金宣宗愿称成吉思汗为兄，被成吉思汗拒绝。金宣宗仍不死心，在他临死的前一年，即兴定六年(1222)秋天，再派乌古孙仲端向蒙古人求和。成吉思汗当时西征未归，他知道金国灭亡已成定局，当然不肯轻易罢手，便冷冷地对乌古孙仲端说，我一向主张你国把河朔之地给我，我封你国国主为河南王，彼此罢兵，但你国国主不

从。如今木华黎已尽取河朔之地，才来请和吗？乌古孙仲端不敢辩驳，只是苦苦哀求。成吉思汗不耐烦地说，念你远道而来，鞍马劳顿，我决定网开一面。请转告你国天子，河朔之地已归我有，不必再说。关西(函谷关以西，今灵宝一带)数城未下，速速割付与我，我当封你国天子为河南王。乌古孙仲端表示不敢做主，需要回国商议，成吉思汗也不挽留，乌古孙仲端连夜回国去了。宣宗既然恋栈不肯退位，求和一事也就不了了之。

金宣宗还犯了一个致命错误，那就是和西夏、南宋为敌。他本应南联南宋，西结夏国，共同抗蒙，但是他却不懂得唇亡齿寒的道理。当西夏遭到蒙古人的攻击前来求援时，宣宗置之不理，反而说，敌人相攻是好事，他们削弱了，我们就壮大了。西夏愤而联宋图金，攻城略邑，边陲骚乱，没有安宁之日。对于南宋也是如此。金宣宗君臣认为自己虽不是蒙古人的对手，但对付南宋却不成问题，因为自宋金交恶以来，宋朝从未占过上风，现在交手，南宋也不在话下。损失在蒙古人手里的东西，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南宋那里取得补偿，于是便打算对南宋用兵了。

当蒙古人刚从中都撤兵，金宣宗便差人到南宋督促“岁币”了，岁币为二十万两。谁知南宋见金朝此时已经衰落，便不肯再掏这一部分钱了，宋宁宗君臣在商议之后，断然拒绝了金人的要求。金宣宗为此而恼羞成怒。兴定元年(1217)正月，当宋使来贺春节准备回朝时，金宣宗对宰相说，听说息州(息县)南边有强盗出没，这是宋朝饥民聚众为乱，与我国无关，但宋朝何故攻打我朝？其实宋朝并未发兵相攻，宣宗不过是制造挑衅的口实罢了。兴定元年(1217)四月，金朝以南宋“岁币”不至为借口，分东、西两路大举攻宋。东路由光州(今潢川)攻入湖北枣阳、樊城(今湖北襄樊)、光化军(今湖北光化)；西路由大散关(今陕西宝鸡西南)进入甘肃的西和、阶(今甘肃武都东)、成(今甘肃成县)诸州。宋方也调兵遣将，全力守御，结果两路侵宋之兵，均以失败告终。

金宣宗君臣料不到宋方竟然大获全胜，朝野震惊，群情沮丧。原来许多有识之士便意识到不该攻宋，但宰相术虎高琪一手遮天，钳制舆论，凡建议和好南宋者，都以通敌论处。等到攻宋失败，都纷纷上书，请求停止攻宋。右司谏许古剀切指出，应该与宋通好，专力对付蒙古，这样，中兴就有希望了。宣宗看后，大为动容，命许古起草议和牒文。

牒文写成后，宣宗拿给群臣看，大臣们说文中有哀祈之意，弃而不用。平章政事胥鼎指出伐宋有六不可，最主要的是：如果金兵南下攻宋，蒙古、西夏必然乘虚来攻，虽有潼关、黄河之险，也不可靠，那时必然三面受敌，首尾莫救；金军多是山西、河北无依之民，乌合之众，未经训练，不能打仗；沿边之民因打仗而增加赋税，如果他们穷到不能生活时，必然起来造反。那时内有叛民，外有强敌，金国能否生存，就很难说了。宣宗认为说得有理，交给群臣讨论。宰相撻塞说，胥鼎所说未尝没有道理，但如今大军已在攻宋途中，无法召还了。就这样，金人两次失去了与宋议和的机会。

从兴定二年（1218）至元光二年（1223）宣宗崩逝前的六年时间里，金朝倾尽全国兵力侵宋，企图在宋境内杀出一个安身立命之地。金人仍是分两路攻宋，东路进攻江淮，西路进攻四川、陕西。东路军屡为南宋所败，西路军则频频奏捷，短短几年时间中，金兵焚大散关，攻占西和、阶成、兴元（今陕西汉中）、洋（今陕西洋县）诸州，获得辎重粮草甚多，宋朝四川制置使董居谊兵败逃走。这一胜利使好大喜功的金宣宗又飘飘然起来，就在兴定二年（1218）年底，他派开封府治中吕子羽等使宋求和。金国朝野认为，金国作为战胜国主动向宋求和，宋方肯定会笑脸相迎。不料事与愿违，吕子羽行至淮南，南宋竟不让他入境，只得怅怅而还。金宣宗得知消息，不禁勃然大怒，遂下诏大举伐宋。南宋也针锋相对，于兴定五年（1221）派苟梦玉通好于蒙古。蒙古人早想联络南宋，以收南北夹击之效，忙遣人回报，表示愿与南宋合作。由于金方一系列的失误，已把南宋彻底推向了蒙古人一边。

风雨如晦，局势险恶，宣宗心神交瘁，忧郁成疾，迨到元光二年（1223）底，六十一岁的完颜珣便一命呜呼了。（任崇岳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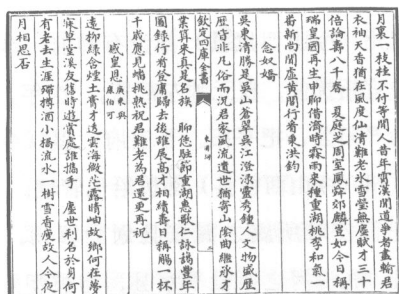
## 韩玉

韩玉，生卒年月不详，字温甫，祖籍相州（今安阳）。他的祖父韩锡曾在金朝居官，以济南尹致仕。韩玉少年时喜欢读书，崇尚有气节之人。明昌五年（1194）韩玉参加科举考试，得中经义、辞赋两科进士，进入翰林院，为应奉文字，即替天子

做文字工作。曾奉天子之命起草诏诰，一日之内就写了一百篇，文不加点，一气呵成。章宗又命他写《元勋传》，章宗读后击节称赞说，勋臣们真是有幸，能够让韩玉为他们写传！泰和年间（1201—1208），韩玉建议开通州（今北京通州）、潞水（今属山西）漕渠，用船运粮食到京师。章宗采纳了他的意见，为朝廷节约了不少开支。为奖励韩玉，章宗给他官升两级，任命他为同知陕西东路转运使事。

大安三年（1211），蒙古兵包围了金国京师中都（今北京），城中人心惶惶，金主完颜永济惊惧不已。谁知福无双至，祸不单行，西夏人又接连攻陷了邠（今陕西彬县）、泾（今陕西泾阳）两州，陕西安抚司急调韩玉为凤翔总管判官，让他为都统府募兵，旬日之间得兵万人。韩玉领着这些未经过训练的士卒拼死战斗，居然打败了西夏的军队，获得战利品牛、马千余匹。当时西夏还有五万精兵进攻平凉（今属甘肃），韩玉率兵前去解围，双方激战于离平凉不远的北原一带。在胜负未分之际，西夏人怀疑金国调重兵前来，不敢恋战，乘着夜色解围而去。韩玉的上司忌妒他的功劳，上书天子，说韩玉与西夏勾结，因此韩玉的军队一到，西夏兵稍作抵抗，便连夜撤退。昏聩的金主竟信以为真，派人到韩玉的部队中监视他。

忠而被谤，信而见疑，是封建社会臣子的最大不幸，可惜韩玉也未逃脱这种厄运。原来中都被蒙古兵围困时，金朝华州（今陕西华县）守将李公直打算率兵入援。韩玉认为他忠勇可靠，自己也有率兵勤王之意，于是便传檄关中，言辞忠壮，凡是读到檄文的人，莫不交口称赞。檄文中说：“人谁无死？有臣子之当为。事至于今，忍君亲之弗顾？勿谓百年身后，虚名一听史臣。只如今日目前，何颜再居人世？王侯将相宁有种乎？富贵功名当自致耳。”（《归潜志》卷五）这番话分明是激励人们尽力匡扶国家，打败蒙古兵，功名富贵就都有了。那李公直率领军队向中都进军途中，凡是有将佐不



韩玉《东浦词》书影

指挥，自行其是者，均以军法从事，引起了许多军人的不满。京兆（今陕西西安）统军不问青红皂白，便说李公直擅自调动军队，是占据华州谋反，派都统杨珪出其不意地袭击李公直，把他抓了起来，不经审问，便处以死刑。李公直在进军中都时，曾有信约韩玉一起出兵勤王，但韩玉并未接到此信，信却落到了安抚使手里。安抚使派人到韩玉军中观察，怀疑韩玉与李公直合谋背叛朝廷，不容分辩，便给韩玉定了罪名。韩玉途经华州，在那里被拘捕，不久便死在那里的一所学校中。他临死前在墙壁上写了两首诗，叙述自己蒙冤受难的悒郁心情。朝野上下都知道韩玉的死是一桩冤案。

韩玉之子名叫不疑，字居之，因父亲受冤而死，发誓不再出仕，家里珍藏着父亲临终时的遗诗：“此去冥路，吾心浩然，刚直之气，必不下沉。儿可无虚。世乱时艰，努力自护，幽明虽异，宁不见尔。”（《金史·韩玉传》）凡读到此诗的人，无不怆然泪下！（任崇岳）

## 胡天作

胡天作（？—1222年），字景山，管州（今郑州）人。他年轻时蒙古兵多次攻金，金宣宗完颜珣迁都汴京。蒙古兵不断南下攻打金朝，国势危如累卵，胡天作便组织乡兵守御本州，积功升为管州刺史。兴定二年（1218），宣宗遥授他为同知太原府事，仍任管州刺史。这年平阳（今山西临汾）被蒙古军攻陷，为了夺回平阳，宣宗改调胡天作为同知平阳府事。

兴定三年（1219），金兵经过殊死战斗，又收复了平阳。天作上奏说：“汾（今山西汾阳）、潞（今山西长治）两州都已设置了帅府，平阳是个大镇，如今刚刚收复，所管州县不下十万户，过去逃难而今复业者络绎不绝，人数远远超过了汾、潞两州，也应该设置帅府。”当时晋安（今山西太原南）、岚州（今山西岚县）都设有帅府，金朝便命天作为便宜招抚使、权元帅左都监。次年，胡天作又晋封为严阳公，把平阳、晋安府、隰（今山西隰县）、吉州（今山西吉县）都拨给他管辖。胡天作又建议把晋安府所属之翼城县划为翼州，下辖垣曲、绛县，在汾河之西设平水县，均被朝廷采纳。他成了炙手可热的新权贵。

胡天作辖下的隰州守将叫程琢，程琢死后由他的部下轩成守卫隰州。但此人见时局混乱，想做独擅一方的军阀，便不断增缮器甲，招纳亡命之徒。当时蒙古兵不断攻金，朝廷正在用人之际，不便制止，恐他率人投降蒙古人。胡天作想出一个绝妙之法，请求朝廷增设要害州县，以分散轩成的势力。隰州境内所辖的蒲县位居冲要之地，可改为蒲州（今山西永济蒲州镇），隰州县所属之件城镇可改作县，另选官员，增派部队。朝廷答应了他的建议，下诏升蒲县为蒲州，下辖大宁县，件城镇升格为县。胡天作守平阳四年，屡立功劳，为了奖励他，金朝把他的儿子定哥也封了官。

宣宗元光元年（1222）十月，蒙古大军进攻青龙堡，守将频频向朝廷告急，宣宗下诏派古里甲石伦会同张开、郭文振率兵救援。当金兵行至弹平寨东三十里之处时，为蒙古兵所阻，不能前进。平阳府知府术虎忽失来、总领提控王和见蒙古兵势大，平阳成了一座孤城，早晚要陷入蒙古兵之手，便率兵投降了蒙古人，然后又回到城下索取妻子、儿女，守城的军民均无斗志，乱作一团，立时溃散。那些降兵又捉住了胡天作，把他献给了蒙古人。胡天作是个没有气节的人，立刻投降了。当这一消息传到南京（今开封）时，术虎忽失来、胡天作之子都在京城做官，宣宗念及胡天作曾立有功劳，下诏杀了忽失来之子，而胡天作之子依旧当官。胡天作归降蒙古人后，接受了蒙古所封的官爵，身佩虎符，奉命招抚怀（今沁阳）、孟（今孟州）之民。天作之子定哥得知父亲变节投敌，自觉无颜活在世上，便自缢而死，宣宗追赠他为信武将军、同知睢州军州事，然后又下诏给张开、郭文振，让他们两人招降天作。天作率兵走到济源，接受张开、郭文振的劝说，表示愿意归金，并派人上奏宣宗。谁知事情败露，蒙古兵厌恶胡天作是反复无常的小人，将其处死。（任崇岳）

## 姬汝作

姬汝作（？—1233年），字钦之，汝阳（今汝南）人。自幼饱读诗书，颇知义理，性格豪放，不拘细行，以才干闻名乡里。哀宗正大末（1232），蒙古兵大举南下攻金，姬汝作避兵嵩山（今登封境内），由家人组成丁壮，乡邻数百家不



受贼寇侵扰，众乡亲感激他，把他当做家长看待。不久，姬汝作率众徙居交牙山砦，适逢金朝派人抚谕来此，授汝作作为北山招抚使，可以佩戴银符，成了金朝的正式官员，迁往汝州任职。

在汝作迁入汝州之前，汝州已被蒙古兵攻破过，百姓四出逃难，到处是颓垣断壁，一片萧瑟景象。天兴元年（1232）正月，金廷派同知宣徽院事张楷为汝州防御使，自汴京率襄城、郟县籍士兵百余人进入青阳砦。当时主持青阳砦事务的是呼延实，他是赵城（今山西洪洞北赵城东北）人，原为金朝大将杨沃衍的部下，以战功擢升为宝昌军节度使，后退闲居住在汝州的西山，因有才能，当地绅民才推举他管理青阳砦。张楷自知才疏学浅，汝州百姓不会信服他，便把州事托付给呼延实，自己到邓州投奔武仙去了。不久，汝州又被蒙古兵攻破，杀死城中居民数千人，百姓无奈，只得投降，蒙古人便派了一个姓张的宣差来管理汝州。天兴元年（1232）三月，在钧州（今禹州）被蒙古兵击溃的金兵柳千户率残部进入汝州，张宣差逃走。但没过多久，汝州城又一次陷入蒙古军之手。汝州成了蒙金对峙的前沿阵地，忽而为蒙古军占据，忽而又被金军收复。

当姬汝作率部赶到汝州时，蒙古兵已经退走，这里仅余一座空城。汝作招集逃散的百姓，恢复集市贸易，汝州才又慢慢繁华了起来。蒙古人得知姬汝作才干不凡，便多次以优厚条件招降，但都被汝作所拒绝，蒙古兵来攻，汝作发兵相拒，双方互有胜负。不久，蒙古人增派了部队攻打，汝作拼死抵抗，蒙古兵才退走。汝作把汝州几度易手的情况上奏给哀宗，哀宗宣谕说，汝州无险可守，你能为国家如此效力，实在难得。今授你为同知汝州防御使，有关此州之事，可自作主张，不必奏报朝廷。汝州南通邓州，西接洛阳，东通汴京，这三地都可从汝州传递消息。但呼延实在青阳砦任总帅，忌妒汝作屡立战功，因此事事掣肘。又说，汝州将来必为蒙古兵所破，不如把州城迁入山中。汝作认为汝州城仓库中存粮尚多，四面溃散的金兵天天都有到这里来的，这些人多次死里逃生，好好抚慰，还可为朝廷出力，天子命我坚守此州，总帅却打算弃之而去，是何居心！两人相持不下，说议官杨鹏劝说两人，现在蒙古大军来攻，国难当头，怎能再因私忿而争吵！呼延实自知理亏，率人返回青阳砦山中去了。杨鹏又劝汝作上奏朝廷，请求坚守汝州，以激励军民抗敌之志。这年冬天，蒙金双方交战于襄

城、郟县之间，金兵小胜，获得战马百余匹，士气一下子高涨了起来。金廷便任命汝作作为汝州总帅，与呼延实分庭抗礼，地位平等，不再受他的制约了。

天兴二年（1233）六月，哀宗在蔡州（今汝南）派人到汝州，要汝作率兵援助蔡州。汝州百姓被蒙古兵骚扰，无法耕种庄稼，城中粮食也将告罄。就在这个月，中京（今洛阳）被蒙古兵攻破，汝作的部下看到问题严重，汝州离洛阳近在咫尺，早晚要被蒙古人占领，便商量投降蒙古人，但又害怕汝作不允，便建议把汝州治迁入山中。汝作大怒说，我家父祖食金朝俸禄百余年，如今朝廷又命我作汝州总帅，我生为金民，死为金鬼。你等打算把州治迁入山中，不是打算有一天要投降吗？倘若再有人说迁徙州治，我定斩不饶。这才没有敢劝说汝作迁徙州治了。

八月间，蒙古大将塔察儿率大兵攻打蔡州，途经汝州。州人梁皋叛乱，率领七八人闯入州衙，乘汝作不备，将他杀死。当时朝廷派一个叫石圭的官员调查洛阳陷落及守将强伸死节之事，因为道路不畅通，石圭滞留在了汝州驿馆。梁皋杀死了姬汝作，跑到石圭那里说，姬汝作私自囤积粮食，不管军民死路，军民异常愤怒，已把他杀了。我梁皋虽然带头杀了姬汝作，那是为了平民愤，并不是要图他的官职。石圭自然知道梁皋说的都是假话，但又害怕他会对自己下毒手，只得让梁皋作汝州御史、行帅府事。梁皋十分高兴地上任了，石圭这才得以脱身回到蔡州，把梁皋杀死姬汝作的事上奏给了哀宗。哀宗对汝作之死甚为惋惜，派身边的近侍张天锡赠汝作为昌武军节度使，子孙世袭为谋克，又令呼延实与登封帅范真攻打并擒拿梁皋。天锡约范真出兵，范真派手下李某前往。梁皋已知他们来意，暗中做了准备。李某不敢动手，张天锡则被饭中下毒毒死，讨伐之事便不了了之。后来梁皋被蒙古兵杀死。（任崇岳）

## 王 珍

王珍（1193—1256年），字国宝，南乐人，出身农民家庭。他为人慷慨，自幼便有济世安民之志。金朝末年，朝政腐败，民不聊生，到处都有百姓啸聚起事，南乐人杨铁枪聚集群众，保卫乡里。